李笠翁先生論定

繡水王宓草摹古

芥子園畫傳

本衙藏板

李笠翁先生論定

芥子園畫傳

繡水王安節摹古

本衙藏板

序
今人愛真山水與畫山水無異也當其屏幛列前幀冊盈几面彼崢嶸遐曠峰翠欲流泉聲若答時而烟雲掩靄時而景物清

和宛然置身於一丘一壑之間不必蠟屐扶筇而已有登臨之樂獨是觀人畫猶不若其自能畫人畫之妙從外入自畫之妙由心出其所契於山水之淺深

必有間矣余生平愛山水但能觀人畫而不能自爲畫間嘗舟車所至不之摩詰長康之流降心問道多蹙額曰此道可以意會難以形傳予甚爲不解今一

病經年不能出遊坐卧斗室屏
絕人事猶幸湖山在我几席寢
食披對頗得卧遊之樂因署一
聯云盡收城郭歸簷下全貯湖
山在目中獨恨不能爲之寫照

以當枚生七發因語家倩因伯
曰繪圖一事相傳久矣奈何人
物翎毛花卉諸品皆有寫生佳
譜至山水一途獨泯泯無傳豈
畫山水之法洵可意會不可形

傳耶抑書家自秘其傳不以公世耶因伯遂出一冊謂予曰是先世所遺相傳已久予見而奇之細爲玩賞委曲詳盡無體不備如出數十人之手其行間標

釋書法多似吾家長蘅手筆及覽末幅得李氏家藏及流芳印記益信爲長蘅舊物云但此係家藏秘本隨意點染未有倫次難以啓示後學耳因伯又出一

帙笑謂予曰向居金陵芥子園時已囑王子安節增輯編次久矣迄今三易寒暑始獲竣事予急把玩不禁擊節有觀止之嘆訂此圖原帙凡四十三頁若爲

分枝若爲點葉若爲巒頭若爲水口與夫坡石橋道宮室舟車瑣細要法無不畢具安節於讀書之暇分類彷摹補其不逮廣爲百三十三頁更爲上窮歷代

序

近輯名流彙諸家所長得全圖
四十頁爲初學宗式其間用墨
先後渲染濃淡配合遠近諸法
莫不較若列眉依其法以成畫
則向之全貯目中者今可出之

腕下矣有是不可磨滅之奇書
而不以公世豈非天地間一大
缺陷事哉急命付梓俾世之愛
眞山水者皆有畫山水之樂不
必居畫師之名而已得虎頭之

實所謂咫尺應須論萬里者其
爲臥遊不亦遠乎
時
康熙十有八年歲次己未長至
後三日湖上笠翁李漁題於

吳山之層圖

芥子園畫傳卷之一目錄

畫學淺說 論畫十八則

六法　六要　六長
三病　十二忌　三品
分宗　重品　成家
能變　計皴　釋名
用筆　用墨　重潤渲染
天地位置　破邪　去俗

設色各法 二十六則

石青　石綠　朱砂
銀硃　雄黃　石黃
乳金　傅粉　調脂
藤黃　靛花　草綠

赭石　赭黃色　老紅色

蒼綠色　和墨　絹素

礬法　紙片　點苔

落款　爍碟　洗粉

揩金　礬金

青在堂畫學淺說

鹿柴氏曰論畫或尚繁或尚簡繁非也簡非也或謂之易或謂之難難非也易亦非也或貴有法或貴無法無法非也終於有法更非也惟先矩度森嚴而後超神盡變有法之極歸於無法如顧長康之丹粉灑落應手而生綺草韓幹之乘黃獨擅譜畫而來神明則有法可無法亦可惟先埋筆成塚研鐵如泥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而後嘉陵山水李思訓屢月始成吳道元一夕斷手則曰難可曰易

三病

宋郭若虛曰。三病皆係用筆。一曰板。板則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狀物平褊。不能圓渾。二曰刻。刻則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向畫之際。妄生圭角。三曰結。結則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滯礙。不能流暢。

十二忌

元饒自然曰。一忌布置拍密。二遠近不分。三山無氣脈。四水無源流。五境無夷險。六路無出入。七石只一面。八樹少四枝。九人物傴僂。十樓閣錯雜。十一滃淡

失宜十二點染無法

三品

夏文彥曰。氣運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鹿柴氏曰。此述成論也。唐朱景真於三品之上。更增逸品。王休復廼先逸而後神妙。其意則祖於張彥遠。彥遠之言曰。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成謹細。其論固奇矣。但畫至於神能。

事已畢。豈有不自然者。邀則自應置三品之外。豈可與較能議優劣。若失於謹細。則成無非無刺媚。世容悅而爲画中之鄉愿。與媵妾吾無取焉。

分宗

禪家有南北二宗。於唐始分。画家亦有南北二宗。亦於唐始分。其人實非南北也。北宗則李思訓父子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遠夏彥之。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鉤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荊浩。關仝。郭忠恕。董源。巨然。米氏父子。以至元之四大

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也

重品

自古以文章名世不必以畫傳而淡於繪事者代不乏人茲不能具載然不惟其畫惟其人因其人想見其畫令人塵壅起仰止之思者漢則張衡蔡邕魏則楊修蜀則諸葛亮（亮有南夷圖以化俗）晉則稽康王羲之王廙（書畫皆為逸少師）王獻之溫嶠宋則遠公（有江淮名山圖）南齊則謝惠連梁則陶弘景（弘景以羈放二牛圖謝梁武徵聘）唐則盧鴻（有草堂圖）宋則司馬光朱熹蘇軾而已

成家

自唐宋荆關董巨以異代齊名成四大家後而至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為南渡四大家趙孟頫吳鎮黃公望王蒙為元四大家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雖屬逸品亦卓然成家所謂諸大家者不必分門立戶而門戶自在如李唐則遠法思訓公望則近守董源彥敬則一洗宋體元鎮則首推元人各自千秋亦懺難拔不知諸家肯子近日屬誰

能變

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元一變也山水則大小李一變也荆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

鹿柴氏曰趙子昂居元代而猶守宋規沈啓南本明人而儼然元画唐王洽若預知有米氏父子而潑墨之關鑰先開王摩詰若逆料有王蒙而渲淡之衣鉢早具或創於前或守於後或前人恐後人之不善變而先自變焉或後人更恐後人之不能善守前人而堅自守焉然變者有膽不變者亦有

識

計皴

學者必須潛心畢智先功某一家皴至所學既成心手相應然後可以雜採旁收自出鑪冶陶鑄諸家自成一家後則貴於渾忘而先實貴於不雜約畧計之

披麻皴　亂麻皴　芝麻皴　大斧劈

小斧劈　雲頭皴　雨點皴　彈渦皴

荷葉皴　礬頭皴　骷髏皴　鬼皮皴

解索皴　亂柴皴　牛毛皴　馬牙皴

更有披麻而雜雨點荷葉而攪斧劈者至某皴
創自某人某人師法於某余已具載於山石分
圖之上。茲不贅

釋名

淡墨重疊旋旋而取之曰斡。淡以銳筆橫臥惹而取
之曰皴。再以水墨三四而淋之曰渲。以水墨袞同澤
之曰刷。以筆直往而指之曰捽。以筆頭特下而指之
曰擢。擢以筆端而注之曰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苔
樹。界引筆去謂之曰畫。畫施於樓閣。亦施於松針。就

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而成烟光。全無筆墨踪跡曰
染。露筆墨踪跡而成雲縫水痕曰漬。瀑布用縑素本
色。但以焦墨暈其傍曰分。山凹樹隙微以淡墨滃溚
成氣。上下相接曰襯。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也。釋名曰、畫、掛也。以彩色
掛象物也。尖曰峰。平曰頂。圓曰巒。相連曰嶺。有穴曰
岫。峻壁曰崖。崖間崖下曰岩。路與山通曰谷。不通曰
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水曰澗。山下有潭曰瀨。山間
平坦曰坂。水中怒石曰磯。海外奇山曰島。山水之名

約略如此

用筆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画豈無筆墨哉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雲影明晦即謂之無墨王思善曰使筆不可反爲筆使故曰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

凡画有用画筆之大小蠏爪者點花染筆者画蘭與竹筆者有用寫字之兎毫湖頴者羊毫雪羯椰條者有慣倚毫尖者有專取禿筆者覩其性習各有相近

未可執一

鹿柴氏曰、雲林之倣關仝不用正峰乃更秀潤關仝實正峰也李伯時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画之關鈕透入書中則書亦透画中矣錢叔寶遊文太史之門日見其擫管作書而其画筆益妙夏昶與陳嗣初王孟端相友善每於臨文見草而竹法愈超與文士薰陶實資筆力不少又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潤字神采秀發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曄如徐文長醉後拈寫字敗筆作拭桐美

入卽以筆染兩頰而丰姿絕代轉覺世間鉛粉爲垢此無他葢其筆妙也用筆至此可謂珠撒掌中神遊化外書與畫均無岐致不寧惟是南朝詞人直謂文爲筆沈約傳曰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庾肩吾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杜牧之曰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夫同此筆也用以作字作詩作文俱要抓着古人癢處卽抓着自已癢處若將此筆作詩作文與作字畫俱成一不痛不癢世界會須早斷此臂有何用哉

用墨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者必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鹿柴氏曰大凡舊墨祗宜画舊紙倣舊画以其光鋩盡歛火氣全無如林逋魏野俱屬典型允宜並席若將舊墨施於新繒金牋金箋之上則翻不若新墨之光彩直射此非舊墨之不佳也實以新楮繒難以相受有如誻深山有道之淳古衣冠於新貴綦富座上無不掩口胡盧臭味何能相入余故

謂舊墨畫舊紙新墨用畫新繪金楮且可任意揮灑不必過惜耳

重潤渲染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董源坡脚下多碎石乃畫建康山勢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石着色要重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夏山欲雨要帶水筆暈開山石加淡螺青於礬頭更

覺秀潤○以螺青入墨或藤黃入墨畫石其色亦浮
潤可愛○冬景借地爲雪以薄粉暈山頭濃粉點苔
○畫樹不用更重榦瘦枝脆卽爲寒林再用淡墨水
重過加潤之則爲春樹○凡畫山着色與用墨必有
濃淡者以山必有雲影有影處必晦無影有日色處
必明明處淡晦處濃則畫成儼然雲光日影浮動于
中矣○山水家畫雪景多俗嘗見李營丘雪圖峰巒
林屋盡以淡墨爲之而水天空闊處全用粉填亦一
奇也○凡打遠山必先以香朽其勢然後以青以墨

一染由初一層色淡後一層略深最後一層又深蓋愈遠者得雲氣愈深故色愈重也○画橋梁及屋宇須用淡墨潤一二次無論着色與水墨不潤即淺薄○王叔明画有全不設色只以赭石淡水潤松身略勾石廓便丰釆絕倫

天地位置

凡經營下筆必留天地何謂天地有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主意定景竊見世之初學據爾把筆塗抹滿幅看之塡塞人目已覺

意阻那得取重于賞鑒之士。

鹿柴氏曰、徐文長論画以奇峰絶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烟嵐滿紙曠若無天密如無地爲上此語似與前論未合曰文長乃瀟灑之士却于極塡塞中具極空靈之致夫曰曠若曰密如於字句之縫早逗露矣

破邪

如鄭顚仙、張復陽、鍾欽禮、蔣三松、張平山、汪海雲、吳小仙、於屠赤水画箋中直斥之爲邪魔切不可使此

邪魔之氣繞吾筆端

去俗

筆墨間寧有稚氣毋有滯氣寧有霸氣毋有市氣滯則不生市則多俗俗尤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矣學者其慎旃哉

設色

鹿柴氏曰天有雲霞爛然成錦此天之設色也地生草樹斐然有章此地之設色也人有眉目脣齒

明皓紅黑錯陳於面此人之設色也鳳擅苞雞吐綬虎豹炳蔚其文山雉離明其象此物之設色也司馬子長援據尚書左傳國策諸書古色燦然而成史記此文章家之設色也犀首張儀變亂黑白支辭博辨口横海市舌捲蜃樓務爲鋪張此言語家之設色也夫設色而至於文章至於言語不惟有形抑且有聲矣嗟乎大而天地廣而人物麗而文章贍而言語頓成一着色世界矣豈惟畫然即淑躬處世有如所謂倪雲林淡墨山水者鮮不唾

面鮮不賁飯矣原今之世拖素其安施耶故即以畫論則研丹摅粉稱人物之精工而淡黛輕黃亦山水之極致有如雲橫白練天染朱霞峰靄曾青。樹披翠罽紅堆谷口知是春深黃落車前定爲秋晚。胸中備四時之氣。指上奪造化之工。五色實令人目聰哉

又曰王維皆青綠山水。李公麟盡白描人物。初無淺絳色也昉於董源盛於黃公望謂之曰吳裝傳至文沈遂成專尚矣〇黃公望皴倣虞山石面色

會用赭石淺淺施之有時再以赭筆勾出大概○王蒙多以赭石和藤黃着山水其山頭喜蓬蓬鬆鬆画草再以赭色勾出時而竟不着色只以赭石着山水中人面及松皮而已

石青

画人物可用滯筆之色画山水則惟事輕清石青只宜用所謂梅花片一種以其形似故名取置乳鉢中輕輕着水乳細不可太用力太用力則頓成青粉矣然卽不用力亦有此粉但少耳研就時傾入磁盞略

加清水攪勻置少頃將上面粉者撇起謂之油子油子只可作青粉用着人衣服中間一層是好青用画正面青綠山水着底一層顏色太深用以嵌點夾葉及襯綠背是之謂頭青二青三青凡正面用青綠者其後必以青綠襯之其色方飽滿

有一種石青堅不可碎者以耳垢少許彈入便研細如泥墨多麻亦用此出岩栖幽事

石綠

研石綠亦如研石青法但綠質甚堅先宜以鐵椎擊

碎。再入乳鉢內用力研方細。石綠用蝦蟇背者佳。亦水飛作三種。分頭綠二綠三綠。用亦如用石青之法青綠加膠。必須臨時以極清膠水投入碟內。再加清水。溫火上略鎔用之。用後即宜撇去膠水。不可存之于內。以損青綠之色。撇法用滾水少許投入青綠內。并將此碟予安滾水盆內。須淺不可沒入重湯頓之。其膠自盡浮於上。撇去上面清水。則膠淨矣。是之謂出膠法。若出不淨。則次遭取用青綠便無光彩。若用則臨時再加新膠水可也

朱砂

用箭頭者頁次則芙蓉塊疋砂投乳鉢中研極細用極清膠水同清滾水傾入盞內少頃將上面黃色者撇一處曰朱標着人衣服用中間紅而且細者是好砂又撇一處用畫楓葉欄楯寺觀等項最下色深而麄者人物家或用之山水中無用處也

銀朱

萬一無朱砂當以銀朱代之亦必用標朱帶黃色者水飛用之水花不入選近日銀朱多摻入小粉不堪用

珊瑚末

唐畫中有一種紅色。歷久不變。鮮如朝日。此珊瑚屑也。宣和內府印色亦多用此。雖不經用。不可不知。

雄黃

揀上號通明鷄冠黃。研細水飛之法。與硃砂同。用画黃葉與人衣。但金上忌用。金箋着雄黃。數月後即燒成慘色矣。

石黃

此種山水中不甚用。古人却亦不廢。妮古錄載石黃

用水一碗。以舊蓆片覆水碗上。置灰用炭火煆之。待石黃紅如火取起。置地上。以碗覆之。候冷。細研調作松皮及紅葉用之。

乳金

先以素盞稍抹膠水。將枯徹金箔。以手指。剪去指甲蘸膠一一粘入。用第二指團團摩搨。待乾。粘碟上。再將清水滴許。搨開屢乾屢解。以極細為度。膠水不可着多多則浮起不容細擂只以濕而可粘為候再用清水將指上及碟上一一洗淨俱置一碟。以微火溫之少頃。金沉將上黑色水盡行

傾出晒乾碟內好金臨用時稍稍加極清薄膠水調之不可多多則金黑無光又法將肥皂核內剝出白肉鎔化作膠似更輕清

傅粉

古人率用蛤粉法以蛤蚌殼煆過研細水飛用之今閩中下四府堊壁尚多用蚌殼灰以代石灰猶有古人遺意今則畫家概用鉛粉矣其製以鉛粉將手指乳細醮極清膠水於碟心摩擦待摩擦乾又醮極清膠水如此十數次則膠粉渾鎔搓成餅子粘碟一角

晒乾。臨用時以滚水洗下。再清清滷膠水數遍撇上
面者用。下則拭去。研粉必須手指者。以鉛經入氣。則
鉛氣易耗。

調脂

諺云、藤黃莫入口。胭脂莫上手。以胭脂上手。其色在
指上經數日不散。非用醋洗不退。須用福建胭脂。以
少許滚水略浸。將兩筆管如染坊絞布法。絞出濃汁

亦須澄出木屑之細渣滓溫水頓乾用之

藤黃

本草釋名、載郭義恭廣志、謂岳鄂等州。崖間海藤花蓋敗落石上。土人收之。曰沙黃。就樹採擷。曰蠟黃。今訛為銅黃。為蛇矢。謬甚。又周達觀眞臘記云。黃乃樹脂。番人以刀斫樹枝滴下。次年收之者。其說雖與郭異。然亦皆言草木花與汁也。從無蟒蛇矢之說。但氣味酸。有毒。蛙牙齒貼之即落。舐之舌麻。故曰莫入口耳。當揀一種如筆管者。曰筆管黃。最妙。

舊人畫樹。率以藤黃水入墨內畫枝榦。便覺蒼潤。

靛花

福建者為上。近日棠邑產者亦佳。以漚藍不在土坑未受土氣。且少石灰。故色迥異他產。看靛花法須揀其質極輕。而青。翠。中有紅頭泛出者。將細絹篩濾去草屑。茶匙少少滴水入乳鉢中。用椎細乳。乾則再加水潤。則又為擂。凡靛花四兩。乳之。必須人力一日。始浮出光彩。再加清膠水洗淨杵鉢。盡傾入巨盞內澄之。將上面細者撇起。盞底色麤而黑者。當盡棄去。將撇起者。置烈日中。一日晒乾乃妙。若次日則膠宿矣。凡製他色。四時皆可。獨靛花必俟三伏。而畫中亦惟

此色用處最多。顏色最妙也。

草綠

凡靛花六分。和藤黃四分。即爲老綠。靛花三分。和藤黃七分。即爲嫩綠。

赭石

先將赭石揀其質堅而色麗者。爲妙。有一種硬如鐵與爛如泥者。皆不入選。以小沙盆水研。細如泥。投以極清膠水。寬寬飛之。亦取上層。底下所澄。麤而色慘者棄之。

赭黃色

藤黃中加以赭石。用染秋深樹木。葉色蒼黃。自與春初之嫩葉淡黃有別。如畫秋景中山腰之平坡。草間之細路。亦當用此色。

老紅色

畫樹葉中丹楓鮮明烏桕冷豔。則當純用硃砂。如柿栗諸夾葉。須用一種老紅色。當于銀硃中加赭石畫之。

蒼綠色

初霜木葉綠欲變黃有一種蒼老黯淡之色當於草綠中加赭石用之秋初之石坡土逕亦用此色

和墨

樹木之陰陽山石之凹凸處於諸色中陰處凹處俱宜加墨則層次分明有遠近向背矣若欲樹石蒼潤諸色中盡可加以墨汁自有一層陰森之氣浮于丘壑間但硃色只宜淡着不宜和墨

余將諸件重滯之色紛羅于前而以赭石靛花清淨之品獨殿于後者以見赭石靛花二種乃山水

家日用尋常有賓主之誼焉丹砂石綠有如峩冠博帶揖讓雍容安得不居前席有師行之法焉凡出師以虎賁前攻羽扇蔣後則丹砂石綠皆吾虎賁也又有德克之符焉滓穢日以去清虛日以來則赭石藤花又居清虛之府藝也而進乎道矣

絹素

古画至唐初皆生絹至周昉韓幹後方以熱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唐画必以絹辨見文錢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画閻本立画

世所存著皆生絹。南唐畫皆麄絹。徐熙絹或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有獨梭絹細密如紙。闊至七八尺。元絹類宋。元有宓機絹。亦極勻淨。蓋出吾禾魏塘宓家。故名。趙子昂盛子昭多用之。明絹內府者亦珍等宋織

古画絹淡墨色。却有一種古香可愛。破處必有鯽魚口。連有三四絲不直裂也。直裂者偽矣

礬法

絹用松江織者。不在鍊兩重。只揀其極細如紙而無

跳絲者。粘幀子（即裱子也）之上左右三邊（其邊若緊須打濕粘不闊則扯不開矣）幀下以竹簽簽之。以細纜交互纏幀（其結活結）待上礬後。扯平。無凹無偏（然後打死結）如絹長七八尺則幀之中間。宜上一撐棍。用糊糨。必俟大乾。方可上礬。未乾則絹脆矣。礬時排筆。無侵糊邊。侵亦絹脫矣。即候乾不侵粘處。因梅天吐水。而絹欲脫。則急以礬摻邊上。又剪一侵邊。而有處欲脫。則急以竹削鼠牙釘釘之。

礬法。夏月每膠七錢。用礬三錢。冬月每膠一兩。用礬三錢。膠須揀極明而不作氣者。近日廣膠多入麩麪

假造不堪用。礬須先以冷水泡化。不可投熱膠中。投入便成熟礬矣。凡上膠礬。必須分作三次。第一次須輕些。第二次飽滿而清。清上之。第三次則以極清為度。膠不可太重。重則色爍而畫成多迸裂之虞。礬不可太重。重則絹上起一層白鋪。畫時滯筆稽色無光彩。凡画青綠重色。画成時。宜以極輕礬水。以大染筆。輕輕托色。上裱時方不脫落。絹背襯處亦然。礬時幀子宜立起。排筆自左而右。一筆挨一筆。橫刷。刷宜勻。不使其漬處一條一條。如屋漏痕。如此細心。礬成即

不画亦屬雪淨江澄殊可締玩若画遇稍麄之絹則用水噴濕石上捶眼匾然後上幀子礬

紙片

澄心堂宋紙及宣紙舊庫疋紙楚紙皆可任意揮毫濕燥由我惟宣紙中之一種鏡面光及數揭而麄且薄之高麗紙雲南之砑金箋與近日之灰重水性多之時紙則為紙中奴隸遇之即作蘭竹猶屬違心也

點苔

古人画多有不點苔者皆原設以蓋皴法之慢亂既

無慢亂又何須挖肉做瘡然即點苔亦須于着色諸件一一告竣之後如叔明之渴苔仲圭之攢苔亦自不苟也

落欵

元以前多不用欵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耳至倪雲林字法遒逸或詩尾用跋或跋後系詩文衡山行欵清整沈石田筆法灑落徐文長詩詞奇横陳白陽題誌精卓每侵畫位翻多奇趣近日俚鄙匠習宜學沒字碑為是

煉碟

凡顏色碟子。先以米泔水溫溫煮出。再以生薑汁及醬塗底下。入火煨。頓永保不裂。

洗粉

凡畫上用粉處黴黑。以口嚼苦杏仁水洗之。一二遍即去

揩金

凡金箋金扇上。有油不可畫。以大絨一塊揩之。即受墨矣。用粉揩固去油。但終有一層粉氣。亦有用赤石

脂者。終。不。若大絨。之。爲。妙。也。

礬金

凡金箋金起難畫。及油滑膠滾畫不上者。但以薄薄輕礬水刷之。即好畫矣。如好金箋畫完時。亦當上以輕礬水。則付裱無迸裂粘起之患。

往余侍櫟下先生。先生作近代畫人傳。亦曾問道於盲。有所商榷。余退而成畫董狐一書。自晉唐以迄昭代。或人系一傳。或傳列數賢。客有指爲畫海者。尚剞劂有待。茲特淺說。俾

初學耳。然亦頗不惜筆舌誘掖。不惟讀書之士。見而了然画理。即丹青之手。見而亦皇然讀書。客曰此有茁格也。余急掩其口。時已未古重陽新亭客樵識





2010.20.2.1